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五十五回 王敖祖救活世子 平遼王雙美團圓

詩曰：金繡雙花福分高，赤繩緣巧配英豪。
一朝得受藩王爵，鸞鳳和鳴瑞聖朝。

再說那程咬金下了轎見了柳剛父子，呵呵笑道：「親翁不必拘禮，今日來迎姪媳，快快請令緩上轎。」那員外父子連聲答應，迎進大廳，父子下拜，咬金扶起。敘及寒溫，三盞香茗，柳剛父子在傍相陪，柳剛說：「承老千歲下降，只恐小女消受不起，請回鑾駕，老夫親送小女到王府，還有薄儀相送。」

咬金大悅，說：「這也不必費心。本藩先回，致意令媛，舍姪候令媛到王府團圓。」說罷，起身別了員外，大門上轎，吩咐各官同護國夫人送歸王府。

各官跪下說：「是。」咬金先自回去。然後各官同柳剛到大廳見過禮，一面小姐轉身，本宅家人婦女，半副鑾駕，前呼後擁，兵丁護從，放炮起身。然後那各官同員外起身，離了柳家莊，來絳州城。一路風光，不必細說。來到轅門，三通奏樂，一聲炮響，兩旁各官，跪接夫人。進了王府，直到後殿下轎，仁貴接見，然後出轎拜見父親，夫妻相見。柳員外過來陪罪，仁貴說：「岳父，何出此言，少不得一同受享榮華，小婿命內所招。」員外辭別出府，回家去了。平遼王與夫人後堂設宴共酌，敘其久闊之情，不必細講。少刻傳令出來，令文武官各回衙署，不必伺候。外面一聲答應，回衙不表。

再講員外回去，與院君商議，整備銀子三千兩與程千歲，各官送銀三百兩，兵丁各役，俱有賞賜。嫁妝備不及，折銀一萬兩。程咬金見了禮單，對仁貴說：「今岳送我三千銀子，再不敢受。」仁貴說：「有勞貴步，自然請收，不必過謙。」咬金說：「又要令岳費心，老夫只得收了。」再講王茂生見金花出門之後，窰中剩下這些破傢伙，收拾好了，顧氏乳娘跟隨小姐也進王府去了，弄得冷冷清清，回到自己家中，對毛氏說：「薛禮無恩無義，做了王位，忘記了我王茂生。他說著人前來接我，怎麼今日還不見人來？」走門出戶，東一望，西一望。毛氏大娘見了他到也好笑，說：「官人，他不來，我們到要去賀他。」王茂生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拿甚東西去賀他？也罷，將兩個空酒罈放下兩壇水，只說送酒與他，他眼睛最高，決不來看，就好進去見他，自然有好處的。」夫妻二人商議已定，次日果然挑了兩壇水，同了毛氏，竟望絳州來。到轅門，只見送賀禮紛紛不絕，都到號房掛號，然後稟知中軍，中軍送進裡面，收不收，裡面傳出來。王茂生夫妻立在轅門外，眾人睬也不去睬他，理也不去理他，卻被巡官大喝一聲，說：「這什麼所在，把這牢擔放在這裡，快些挑開去。」王茂生道：「將爺，我與千歲爺是結義弟兄，煩通報一聲，說我王茂生夫妻要見。」巡風聽見說：「瞎眼的奴才，難道我千歲爺與你這花子結義，不要在這裡討打，快快挑開去。」王茂生無右奈何，今日才曉得做官這樣尊重。只得將擔子挑在旁首，叫妻子看守，自己來到簽房，看見投帖子甚多，不來細查，茂生就將帖子混在當中。簽房送與中軍，中軍遞與裡面去了。仁貴正與咬金言談，相謝接夫人之事。傳宣官稟上說：「外面各府行台、節度，族中具有手本帖子禮單，送上千歲爺觀看。」

仁貴看了，對傳宣說：「各府等官三日後相見，族中送禮，原帖打還。你去對他說，千歲不是這裡人，是東遼國人，沒有什麼族分，回復他們這班人去。」

咬金說：「住著，平遼公，這些都是盛族，禮也不受，說什麼東遼國人，不明不白，說與我知道。」仁貴說：「老千歲不知，晚姪未遇之時，到伯父家中借五斗米，都不肯的，反叫莊客打我轉身。虧了王茂生夫妻，救了性命，與他結義在破窰中。」受苦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咬金道：「這也怪你不得，老夫少年時，也曾打死了人，監在牢中，沒有親人看顧。後來遇赦出來，結義哥哥尤俊達，做成事業。這勢利的人，我就不彩他，如今貴族中也有勢利人，禮物不要收他，傳他進來，每人罰他三碗羹清水，打發他回去。」仁貴道：「禮物不收就夠了，羹清水罰他，使不得的。」傳令一概不收。咬金說：「你拿帖子再看一看，內中也有好的，也有歹的，難道一概回絕不成。」仁貴見說：「老千歲高見。」就將帖子看過，內中有一帖，上寫著：「眷弟王茂生，拜送清香美酒二壇。」仁貴見了帖子大喜，對咬金說：「方才晚姪說恩哥恩嫂，正要去接他，不想今日到來拜我。」咬金說：「如何。我說好歹不同。」

仁貴一面傳令，回絕合族眾人；一面吩咐開正門，迎接王老爺。這一聲傳話，外面都知道了。巡風把總聽得千歲出來接王老爺，大家都嚇得膽戰心驚，走上前見了王茂生，跪下說：「小人們不知，多多得罪。求王老爺，千歲面前不要提起。」竟亂磕頭，一連磕了幾個頭。王茂生說：「請起，我說結義弟兄，你不信呀，磕頭無益。」巡風看來不答對，連忙袖子裡拿出一封銀子，送與茂生。茂生接了，放在身邊。說：「發利市了。」只聽得裡邊擊鼓三通，報說：「千歲出來，接王老爺。」王茂生摸不著頭路，黑漆皮燈籠，冬瓜撞木鍾，迎將進去。仁貴一見，叫聲：「恩哥，兄弟正要差官來接，不想哥哥先到，恕兄弟失接之罪。」茂生說：「不敢。」同進銀鑾殿，到後堂見過了禮。茂生說：「你嫂嫂毛氏，也在外面。」吩咐打轎，有數名婦女隨轎來，在外面上轎，來到後堂。這兩壇酒也挑進來。仁貴夫妻拜謝哥嫂，請嫂嫂裡面去。金花同毛氏來到裡面不表。

再講仁貴吩咐，將王老爺酒取上來。王茂生看見，滿面通紅，想道：「這不是酒，是兩壇清水，不打開便好。」好似天打一般。仁貴吩咐家將，將王老爺酒打開來。家將答應，將泥壇打開一看，沒有酒氣，是水。稟道：「不是酒，是水。」仁貴呵呵大笑，說：「取大碗來，待本藩立飲三碗。叫做『人生情義重，吃水也清涼』。」仁貴忙將水喝了，王茂生置身無地，看仁貴吃完水，封王茂生轅門都總管，一應大小事情，以下文武官員，俱要手本稟明王茂生，然後行事。如今王茂生一腳踏在青雲裡，好不快活。請程千歲相見，王茂生見了咬金，跪將下去。咬金說：「如今平遼王恩哥，就是我子姪一樣，以後不必行此札。」吩咐設酒，與哥哥賀喜。此話不表。

另回言說那傳宣官到外面，對送禮人說千歲不是這裡人，是東遼國人，禮物一概不收。請回，不必在此伺候。薛氏族中一聞此言，大家沒興，商議送銀三千與程千歲，不知此事允否。又聽得傳宣官言是東遼國人，禮單一概不收，將信將疑，聽得擊鼓開門，接王茂生，薛雄員外說：「他是賣小菜背簍子，妻子做賣婆，到開正門出接，無疑是我姪兒。我是他嫡親叔父，怕他不認？」內中有一人姓薛名定，開言說：「王小二夫妻尚然接見，叔父頭頂一字，無有不見之理。」員外想起前事，懊悔不已，只得要央王茂生了。忙打點三千銀子，到次日用衙門使費，央傳宣官先送銀子給王茂生，然後送禮單進去。傳宣官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，王爺出令如山，不敢再稟。」巡風道：「昨日王老爺得罪了他，幾乎弄出事來。他是千歲的叔父，就是通報也無妨。現今王老爺得了銀子，怕他則甚。」卻說王茂生是個窮人，不曾見過銀子面的，今見了許多銀子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沒有這宗膽量得這注財喜，必要與程千歲商議；況且他是前輩老先生，與仁貴合得來的。」算計已定，來到咬金面前，說：「程老千歲，我有句話說上達。」咬金道：「茂生，你有什麼話，說便了。」茂生道：「那薛雄員外要認姪兒，送禮來慶賀不收；如今特地倩我，送銀子三千兩，要我在千歲面前幫襯。我一人得不得許多銀子，特來與老千歲計議。」咬金說：「老王不要哄我。這銀子要對分，不要私下藏過，有對會的。」茂生道：「若要獨吞，我不來對老千歲說了。」那番一同來見仁貴。那仁貴正在大怒，說：「狗官，昨日已經發還，今日又拿禮單來。混帳，要斬，要打！」傳宣官在地磕頭。咬金說：「平遼王為何大氣？」仁貴說：「老柱國不知，昨日寒族來送禮，要認本藩。已經將禮單發出，不認他們這班勢利小人。今日又來混稟，你道可惱不可惱。」咬金說：「世態炎涼，乃是常事。如今做了王位，族中不相認，覺得量小了些。」仁貴說：「這是無情無義之物，那恩哥送來水，吾也吃三碗，這官兒一定要正法。」茂生跪下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，要說兄弟不近人情，做了藩王，欺滅親族，這是一定要受的。」仁貴連忙扶起，說：「既承老千歲、哥哥二位指教，吩咐將禮物全收了，與我多拜上各位老爺，千歲爺改日奉謝。」「是，得令！」傳宣官傳出外面去，那薛氏舍族見收了禮，

大家歡喜回家。這是仁貴明曉咬金、茂生二人在內做鬼，落得做人情，此話不表。那王茂生做了轅門都總管，冠帶榮身，這些大小文武官員，那一個不奉承，個個稱他王老爺，千歲言聽計從，文武各官要見，必先要打關節與茂生，然後進見，足足摸了幾萬餘金。咬金完工覆命，仁貴送程儀三千兩，設酒送行。次日清晨，送出十里長亭，文武百官都送出境外，滿載而歸。一路風光，竟望長安而去，不必細表。

再講風火山樊家莊樊洪海員外，對院君潘氏說：「你我年紀都老了，膝下無兒，只生女兒繡花，十三年前被風火山強盜強娶，被薛仁貴擒了三盜，救了女兒。我就將繡花許配他，說投軍要緊，將五色鸞帶為定，一去許久，並無音信。我欲將女兒另對，後來有靠。女兒誓不重婚，終身守著薛禮，這也強他不得。若沒有薛禮相救，失身於盜，終無結局，所以忍耐到今。但是老來無靠，這兩天聞得三三兩兩說薛仁貴跨海徵東，在海灘救駕有功，平了東遼，班師回朝，封為山西全省平遼王之職，上管軍，下管民，文武官員，先斬後奏。手下雄兵十萬，鎮守絳州。前日程千歲到家中，接取護國夫人，難道忘記了我女兒不成？」院君聽了大喜說：「此言真的麼？」員外說：「我不信，差人打絳州打聽，句句是真。指望他來接到任，半月有餘，不來迎接，卻是為何？」院君說：「員外不要想癡了，前年薛禮原說有妻子的，你對他說願做偏房，故將鸞帶為定。止有女兒嫡親一脈，你我兩副老骨頭，要他埋葬，做了王府偏房，決非辱了你。不要執之一見，要他來接到絳州，路又不遠，備些妝奩，親送到王府，難道他見了鸞帶，不收留不成？」員外點頭說：「此言到有理。」吩咐莊客備齊嫁妝，叫了大船，一面報與小姐。繡花聞知大喜，連忙打扮，果然天姿國色，猶如月裡嫦娥。打扮停當，員外取了五色鸞帶，同了院君、小姐下船，一路前來竟到絳州，泊船碼頭。在館驛安頓，扯起了旗：「王府家眷」四字。府縣聞知，忙來迎接。員外說起因由，府縣官好不奉承。一同員外來到轅門，只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扯起二面大黃旗，上書「平遼王」三字，有許多官員來往。員外心中到覺害怕，不敢向前。府縣官說：「你到奏事房中坐坐，待我稟知都總管王老爺，然後來見，你將鸞帶待吾拿去。」員外將鸞帶付與府縣官。府縣官見了，連忙來到總管房內稟明，說：「樊家莊樊洪海，向年有女繡花，曾與千歲爺有婚姻之約，現有五色鸞帶為走，如今親送到此，未知是否有因。卑職們不敢擅專，求總管老爺轉達千歲。」王茂生聽了，說：「二位請回，待本總見千歲便了。」府縣官打一拱辭出，回復員外，此話不表。

單講王茂生拿了鸞帶，竟到裡面見了仁貴。叫聲：「千歲恭喜，今有樊家莊樊洪海員外夫妻，親送小姐到此，與兄弟成親。」仁貴竟忘懷了，聽了此言，便叫：「恩哥，那一個樊員外送小姐到此，此話從何而來？」王茂生說：「向年在樊家莊降了大盜三人，員外將女繡花許配，現有五色鸞帶為定，方才府縣官說，果有此事麼？」仁貴低頭一想：「噯，果有其事。出去十多年，此事竟忘了。如今員外在那裡？」茂生說：「大船泊在碼頭，員外在奏事廳相候，兄弟差人去接。」仁貴說：「我道他年遠另行改嫁，到任之後，自有原配夫人，所以不在心上。今日他親送小姐到此，難道不去接他麼？須要與夫人商議，夫人若肯收留，差官前去相接，若不收留，只好打發他們回去。」叫聲：「哥哥，待我見過夫人，然後對你講。」仁貴來到後堂，叫聲：「夫人，下官有一件事，要與夫人商議。」夫人說：「相公有甚言語，要與妾身商議？」仁貴說：「夫人不知，那年出門投軍不遇，回來打從樊家莊經過，員外相留待飯，問起因由說是風火山強盜三人，內有一個姜興霸，要逼他女兒成親。我因路見不平，降了三寇。那三人見我本事高強，結為兄弟，員外竟將女兒許配與我，我彼時原說家中已有妻房，不好相允。他說救了我女兒，願為偏房，我將鸞帶為定，只道年遠，自然改嫁，不料樊員外夫妻，親送女兒到來。夫人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，我今欲要打發他回去，夫人意下如何？」夫人說：「相公，你說那裡話來。既下定下樊小姐，員外夫妻親送到此，豈有不接之理。就是妻子，一當姊妹相稱，相公不差官去接待，妾身自去相接。」吩咐侍女們打轎，同我去接樊小姐。左右答應一聲，仁貴說：「不勞夫人貴步，煩恩哥同府縣官前接便了。」王茂生帶了千百戶把總執事，先到奏事廳叫道：「府縣官在麼？」那絳州府龍門縣立起身來說：「卑職在。」

「千歲有令，著你二位同我去接樊小姐。」府縣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員外抬頭一看，這人是王小二，肩簍子的阿好闊綽，圓翅烏紗，圓領紅袍，隨了數十名家丁，昂昂然。員外叫聲：「王茂生，你認得我麼？」茂生回轉頭一看，說：「是員外，小官不知，多多得罪。」茂生做生意時，常到樊家莊去買賣，所以認得。

閒話休講，再言王府差出許多衙役，兩乘大轎，丫環婦女，不記其數。

王茂生帶了兵丁千百戶府縣官，多有執事，員外也乘了轎子，好不鬧熱。一路行來，已到碼頭，府縣官侍立兩旁，然後院君上轎，隨後小姐上轎，放炮三聲，一路迎來。前呼後擁，百姓看者如市，來到轅門，放炮一聲，開了正門，三吹三打，抬到銀鑾殿下轎。姊妹相見，又過來見了院君。樊小姐再三不肯，上前說：「夫人在上，賤妾樊氏拜見。」夫人見小姐一貌如花，滿心大悅。說：「賢妹，何出此言。」正是姊妹相稱，同拜了。選定吉日，看歷本說，今日正當黃道天喜，忙喚賓相，就在後殿成親。仁貴大悅，好一個賢德夫人，成就好事。分為東西兩房，修表進京，旨下封為定國夫人，拜謝聖恩，此言不表。次日清晨，拜見恩哥、恩嫂，請員外、院君相見。仁貴稱為岳父、岳母，留在王府養老終身，受享榮華。又接柳員外夫妻到來，仁貴夫妻同了樊氏一同拜見，分討設宴慶賀。外面文武官都來賀喜，此話不表。再講柳員外夫妻，在王府三日，告拜回家。仁貴夫妻再三留不住，只得送出轅門。你道柳員外夫妻為何不肯住在王府？他有萬貫家財，又有兒媳侍奉，在家安享，可以過得，所以必欲回去。這樊老夫妻單生小姐，無有子媳，故靠女婿、女兒養老。薛雄員外同了合族也來賀喜，薛爺此番留進府衙，款待筵席，盡醉而散別去。來日千歲出了關防告示，不許親族往來，恐有嫌疑人情。

禁約已出，誰人敢進來混擾，就是欽差察院衙門，有了關防禁約，尚不容情出入，何況這是王府，非當小可。管下有五百多員文武，難道到不要謹密的麼。

不表仁貴山西安享之事，再說程咬金進京復旨，君臣相會，朝見已畢，朝廷自有一番言語，也不必細表。單言咬金退朝回府，有裴氏夫人接見，夫妻敘禮已畢，分賓坐定。夫人說：「相公，皇事多忙，辛苦了。」咬金笑道：「夫人有所說的，若無辛苦事，難賺世間財。方才這樁差使做著了，果然好欽差，賺了三萬餘金的銀子，這樣差使再有個把便好。」夫人亦笑道：「相公，有所說有利不可再往。你如今年紀高大，將就些罷了。」吩咐備酒接風。

程鐵牛過來拜見父親，孫兒程立本也來拜見祖父，他年紀止得十三歲，到也勇力非凡。今日老夫妻同了兒孫家宴，也算十分之樂。此話不表。次日有各位公爺來相望，就是秦懷玉、羅通、段林等這一班，那徐茂公往河南賑饑去了，不在京中；尉遲恭真定府鑄銅佛，也不在京。惟有魏丞相在朝，他是文官，不相往來。惟有程咬金是長輩，坐滿一殿，上前相見。咬金一一答禮，程鐵牛出來相陪，把平遼王事細說一遍，眾小公爺相辭起身，各歸府中，又有周青輩八個總兵官，一同到來問安。問起薛大哥消息，咬金道：「那平遼王好不興頭，他有兩個老婆，兩個丈人都有萬貫家財，發跡異常，不須你們掛念。」周青對姜興霸、李慶紅、薛賢徒、王新溪、王新鶴、周文、周武說：「如今我們在長安伴駕，不大十分有興，薛大哥在山西鎮守，要老柱國到駕前奏知，保舉我們往山西，一同把守，豈不是弟兄不時相敘手足之情，好不快活麼。」咬金說：「好弟兄聚首，最是有興的事。我老千歲也是過來的人，當初秦大哥在日，與三十六家弟兄猜拳吃酒，好不鬧熱，如今他們都成仙去了，單留我一個老不死在此，甚覺孤孤冷冷，不十分暢快，這是成人之美，老夫當得與你們方便方便。」各人大悅起身，叩謝辭去。次日五更三點上朝，天子駕坐金鑾，文武朝見已畢，傳旨有事啟奏，無事退班。咬金上殿俯伏，天子一見，龍顏大悅。說：「程王兄，有何奏聞？」咬金說：「老臣並無別奏，單奏周青等八總兵，願與薛仁貴同守山西等處；就是薛仁貴欲請封柳、樊二夫人，貞靜、幽爛、淑德，王茂生夫妻之義俠。」天子說：「悉依程王兄所奏。」捲簾退班，龍袖一轉，駕還退宮，文武散班。咬金出朝，周青等聞知，大家不勝之喜，到衙門，收拾領憑，八個總兵官，辭王發程，文武送行，離了長安，竟到絳州王府，與薛大哥相會。王茂生奉旨實授轅門都總管，妻毛氏夫人封總管夫人；柳、樊二氏，原封護定一品貞靜夫人。仁貴領眾謝恩，王府備酒，弟兄暢飲，自有一番敘闊之情，不必細表。次日傳令人總兵各分衙門地方鎮守，自有副總、參將都司、千把等官，迎接上任，好不威武。

平遼王到任之後，果然盜賊寧息，全省太平，年豐歲稔，百姓感德。正是：聖天子百靈相助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

